



## Women and AIDS

Claire McGowan

### 女性与艾滋病

柯莱儿·麦高文

孙梅岑 译

据官方统计，截至 2006 年，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四千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自从 25 年前首次被发现，艾滋病病毒已经给无数家庭、社区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虽然艾滋病对人类社会的沉重打击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女性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却少有人关注。

1981 年首个艾滋病病例确诊后，起初一段时间一直以男性感染者为主，并通过毒品注射和同性恋团体迅速传播。然而时至今日，新增感染者却主要为女性，并且呈上升趋势。统计数据已明确显示，女性将在抗艾滋病斗争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千禧发展计划”中关键性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男女平等而达到防止艾滋病的目的。

在非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男女比例为 10: 14。而撒哈拉以南地区，更是有数以百万计的艾滋病寡妇独资维持一家生计，其中不乏帮助亲戚邻居抚养遗孤者，陋室不堪艾滋病孤儿重负。马拉维一位妇女在一栋简陋的两间房小屋独自抚养九个孤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另据预测，由于艾滋病持续蔓延，未来十年内，博茨瓦纳每一个工作居民将多负担一名无能力人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亦显示，零收入的贫困家庭数量将急剧攀升。

这样，真正与疾病作斗争的重担往往最终落到了女性的肩上，因为一旦家中有人感染艾滋病，就迫使女性更卖力地照顾、养家糊口、搭理家务。丈夫得病，妻子照顾；丈夫去世，妻子又被邻里避之若浼，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而许多非洲国家的遗产土地转让制又让这些寡妇的处境更加艰难，甚至有被谋杀、攻击和遗弃的危险。

一家遭受艾滋病侵袭还将波及到整个社区。在津巴布韦的部分地区，许多妇女迫于压力不得不从事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木工业，致使其无法为家人准备伙食或做其他家务。与此同时，由于妇女一直是护士、接生员以及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此种情况造成的人力资源匮乏将直接导致重复感染、死亡无疑将对已经在抗艾滋病的艰难斗争中取得可喜成果的非洲带来致命一击，而由此引发的师资短缺、新生儿医疗匮乏以及医疗人员不足等问题更将殃及几代人。试问，一旦母亲们濒临绝境，世界上的一千五百万艾滋病孤儿该由谁来抚养？

艾滋病的魔爪还伸向了业已建立起来的各项社区性成果，特别是许多年轻女孩不得不辍学工作，或者回家照顾艾滋病孤儿或者病患。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妇女将经受这场已经洗劫了无数人的艾滋病灾难。家长的病故和尚未成年的兄弟姐妹迫使许多女孩子放弃学业而当上了母亲，还得赚钱养家。据报道，某些非洲儿童甚至在九岁时就不得不拖家带口，照顾弟妹。

面对疾病，为何妇女总显得格外无助？同艾滋病引发的诸多课题一样，此问题深刻暴露出，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平等才是让疾病得以以如此惊人速度传播的根源。一旦缺乏经济和社会力量，妇女连自身的性权利和生育权利都难以保障。如此一来，无法自我保护使得该群体极易受感染，有时即便知道对方携带艾滋病病毒也无法拒绝与之发生性行为。全球抗艾滋病联盟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妇女承认自己首次性行为是对方强迫实行的。

害怕蒙受屈辱、暴力也使得许多妇女放弃了她们最强有力的武器——信息和知识。实现男女平等是“千禧发展计划”旨在达到的最关键的目标之一，然而艾滋病的传播却恰恰加深了对女性权利的剥夺。一系列的性行为以及社会行为都使此问题加剧。单拿 15 到 19 岁这个年龄组来说，女孩的疾病感染率就是男孩的四倍。

目前在全世界，女性感染率都呈上升趋势，欧洲和北美也不例外。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女性因为同注射吸毒人员性交而感染；亚洲的许多女性则是性服务的牺牲品；而在印度，农村妇女人口感染率正因为丈夫和性伴侣出入性场所而急剧上升。家庭暴力、性伴侣间暴力使许多妇女在何时发生性行为，是否使用避孕套以及艾滋病求助、咨询等问题上毫无决定能力。

最常见的传染途径是通过自己的丈夫。许多背井离乡在异地打工的男子频繁光顾性场所，或是另娶妻室。而一回到家乡，感染来的艾滋病就直接传染给了妻子。不幸的是，妻子竟然因为“传染了丈夫”而饱受责难，重则被遗弃，甚至驱逐出邻里。经济上不独立使许多女性在行为、行动上缺乏自由，毫无自主权，不得不忍受性伴侣的种种不忠和虐待。非洲许多妇女就因为感染了艾滋病而遭受石刑，或者饱受排斥。由于对艾滋病羞于启齿，许多男性都不使用避孕套，导致了大量病例迅速传播而当事人毫不知情。

除了性别上的不平等外，其他许多因素也造成了妇女的弱势群体地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性交中女方的感染风险就是男方的两倍，原因是性交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性器官破损及出血。这在大龄男性与年轻，或未成年女性的性行为中尤为严重。某些风俗习惯，例如换妻或者“继承”妻子就极易加剧疾病在家族、村落内的传播。

卖淫和强奸也会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非洲许多国家的内战和暴力冲突带来的社会动荡导致许多家庭破碎，非法性行为也随之上升。许多妇女、女童为贫所迫不得不从事性服务。年轻女子往往被迫为士兵服务甚至成为“军妻”或者叛军夫人，更加大了其感染的风险。另有大量报道显示，在乌干达、苏丹、津

巴布韦、卢旺达等国，强奸竟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战争武器和压迫手段。蓄意的艾滋病传播如今已经在诸多暴力活动中屡见不鲜。

艾滋病造成的最基本的破坏就是阻断了母婴纽带。在艾滋病肆虐之前，非洲政府一直鼓励母乳喂养，以传输必需的营养物质并保护婴儿不受污水感染。母乳喂养一直都是传输营养及抗体，以及建立亲子关系的重要一环，而如今，许多非洲母亲因为怕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婴儿而不得不断绝了母乳喂养。

母婴传播已经成为了非洲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在发达国家，此种风险则可以通过安全助产以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降到低限。许多非洲妇女在生产时缺乏足够的医疗卫生设备以及常识。降低母婴传播率将成为今后非洲抗艾滋病的一个重大挑战，社会各方需努力畅通准确、公正的预防艾滋病传播信息的渠道。

艾滋病的巨大杀伤力在非洲还只是初露端倪——半个世纪以来，非洲人均寿命首次急转直下，某些国家甚至不足 40 岁。而最终的结局就是整个社会遍布孤儿，以及那些奋力抚养着不单单是自己的，还有姐妹、邻居和亲友子女的年轻的单身母亲。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女性来说，教育、童年都早已是不复存在的诺言。

那么，希望究竟何在？或许只有通过教育、信息、关怀和援助了，比如初等教育，就能提升对艾滋病的认识并减少女童性行为发生率。然而，全球 1 亿的失学儿童中，大多数仍然是女童。如果说艾滋病能对我们有哪些积极的影响，那或许就是由于社会、性别意识的变革，而不得不对妇女的诸多成就和贡献做出的认可。

抗艾滋病的斗争与性别平等密不可分。保护其不受艾滋病侵害是加强妇女健康、生命以及自由权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期待，所有女性都不再承受强奸、暴力所带来的恐惧，都将享受到足够的医疗以及生育服务，对自身健康都能有足够的知识，不再需要卖淫来维持生计，而最终，都能够捍卫自己生命的权利。